

南媒作品集·诗歌



这是上帝身上那根隐忍作痛的肋骨

一种姿态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一种姿态

南嫫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魏明道

责任监制:刘青海

一种姿态

南嫫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军区古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4.5 印张 65 千字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7-5418-1419-9/I·384

定价:9.80 元

逃离角色或第三向度

沈 奇

——南嫫诗初论(代序)

对于诗,如同对于生命,诗人南嫫始终是一位在场的逃亡者。

1、作诗人,且作女诗人,是一种诱惑,也是一种陷阱。

至少在现时空下的中国,我们还没有进步到已经在文学阅读中消解了性别意识的地步。在普泛的读者那里,对女性诗人、作家作品的欣赏和对男性诗人、作家的欣赏,依然是不同的。我们在读北岛读于坚的作品时,即或在潜意识中,也很少会出现“我在读一位男性诗人的诗”这样的意念,而非常自然地呈现为“我在读一位著名诗人的诗”,然而,甚至包括诗理论与批评家在内,当 he 或她(女性自己)面对舒婷面对瞿永明的作品时,无论在意识的浮面还是潜层,都会非常自然地呈现为“我在读一位著名女诗人的诗。”男性诗人可以代表整个“诗人”世界,而女性诗人只能是“女诗人”世界的代表。这种由男性话语权力强加于女性诗人的女性意识,一直是当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一个被忽略了的理论问题。

谁设定了这种角色?

在女性诗人、作家那里,被强调了的角色意识是一种驱动还是一种困扰?是殊荣还是悲剧?

2、人生有如舞台,我们生来就被迫(派定)或自愿(选

择)在这个大舞台上出演各种各样的角色,似乎除了死亡之外,无可逃避。

真的无可逃避吗?

生命的在(本真)和生命的出演(角色)应该是两回事,有如所谓的“创作”和真实的写作是两回事;写作是本真生命的自然呼吸而成为一种私人宗教,创作则是角色生命的的出演而成为一种所谓的事业。

整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进程,多见于角色生命的出演而难有本真生命的自然呼吸。无论在男性诗人或女性诗人那里,角色意识一直是个被暗自加强的东西,只不过在女性诗人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、突出且多了一层性别角色而已。

在男性诗人、作家那里,由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据有和出演,舞台的概念和角色的意识在表面上已渐趋于一种不在的在。人们对他们的阅读也渐习以为常地消散了性别的暗示。而女性诗人、作家的出场则不一样,舞台在她那仍然是一个突兀的存在,而角色意识经普泛的读者特别强调后,在那里成为一种不由自主的迫抑和驱动。

或许她们之中一直就有清醒者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出场,但面对依然强大的男性话语世界,她们首先需要跨出这一步,宣布对女性诗歌缺席和缄默的否定,即对舞台另一半的据有。

实际上,她们大都是有意识地、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包括性别角色在内的角色的认可和进入,有的乃至不无功利之心地自然强化着这种意识。于是男人写诗、写关于女人的诗,

尽管在他笔下的女人之内涵，已经扩展为广义的女性生命体验，但总还是囿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，在二元对立的话语场中，强调着另一元的存在而已。是她们演了角色？还是角色演了她们？

3、从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，到瞿永明的《女人》组诗，到唐亚平黑色系列诗以及伊蕾的组诗《独身女人的卧室》等，可以说，是一个女性主体意识即性别角色意识由确立到强化的过程——在那片喧嚣浮躁的诗之舞台，由女性诗的缺失到女性诗的强烈出演，角色意识成为最初的驱动又最终成为一种困扰。问题依然是，在人们阅读一位女诗人的诗歌时，是否已消解了同时还在阅读一位女诗人的意识？

非女性（角色）之女性诗的概念由此提出：无女性（不在）——唯女性（角色出演）——非女性之女性（角色退出，另一种在）。

正如桑德拉·吉尔伯特所极力主张的：“在超越两性区别的地方，还存在着多形（multiform）的自我或者说无性别的特征。”

因为说到底，“人类的心脏是没有性别的”。因而，对于真正的探索，先锋诗人们（无论男性还是女性）来说，对角色意识的清理程度便成了最终的检验。退出角色便是退出至今困扰我们的二元话语场，去寻求另一话语方式；逃离角色就是逃离生命的“出演”而返回本真的“在”。

4、逃离角色，在诗人南嫫那里，是一种源于生命本然的选择——有如她本然地选择了独身，选择了自由职业，选择

了诗。

生命是一种偶然的给与：父母给了你肉体，上帝给了你灵魂，社会还有许多你愿意不愿意合适不合适都有要给你的“角色”等待你的出演。对现代人来说，选择生比选择死还要不易，选择在场比选择遁世更为艰难，更需要勇气。南嫫将生命看得很透，透到了不怕成为生命中一个偶然的在者，且拿出勇气来使这种在成为真实的诗性存在。

生活中的南嫫平凡而实际的在着，在作编辑、在挣工资、在写作、在行走、在跳舞、在聚会中静静地坐着。也曾疯狂地出游，浪迹天涯，用最后的钱喝一杯好酒，抽一支好烟，然后回到城市、尘世，回到家里，安静地读书、帮助朋友、孝敬父母，甚至不拒绝“出名”，在愿意接受她的地方以女诗人的名份证实着诗的南嫫的存在。但在这所有的“在”中，她却始终持有一份对角色即对生命“出演”的深层警觉和断然拒绝。假若说这种“拒绝”倘有可能来自我们不得而知的、南嫫早先生活经历所生发的启悟的话，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，这种“警觉”在南嫫则是与生俱来的。“万物着色的时候、我是色盲”（《色盲》）这是南嫫入世时的典型写照，显示了她天性中的独立的内质。“我站在这里，不愿错过突兀的回首”（《色盲》）

透露出南嫫切入生命与诗时的特殊角度。突兀感是南嫫诗中最特别也最令人震颤的一种品质，角度的突兀，意象的突兀，语言置换的突兀等，都源自诗人这种对生命与角色的突兀的警觉与审视，从而成为南嫫诗中最本质也是最核心的命题。

你看见一只离去的兽/在行走中假寐的样子/一堆祖传的玩具/ 占据软椅 搔首弄姿/你考虑一生的问题/是否加入它们/或者/ 加入兽/ 在假寐中行走/只让少数人看见/你通过土地听见远方的水/你通过水的波纹看见一场失火——《问题》

相对于真实的兽来讲:生命的“出演者”即角色中的人们却成了“一堆祖传的玩具”,成了用于动物的代词,“它们”,诗人一生都在考虑“加入”何者,这,确实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!

文化、历史、社会,现实的场景以及虚妄的欲求等等,无不给鲜活的生命暗自套上种种角色的行头,而迫使你就范、就位、出场、不知不觉地演下去直到你只是角色只是行头,而不再是你自己,——心和脸分离,生命被肢解,荒谬和由荒谬分泌的疲惫与孤独由此而生。这是一种极古老而又极现代的病,普泛的人们似已习惯于成为麻木的病者,而诗人却依然坚守着“警觉”和“拒绝”：“我的心掩在我的脸里/我的脸放在空中很疲惫/常想带上它们出去走一走/扔在他乡烂醉如泥”，而“很疲倦的另一个理由是/我被肢解/我被迫看见我被肢解时/人们认真的态度”（《掠夺》）

作惯了角色，便惯于以角色意识去判别他人，这种弥漫的病毒悄悄“掠夺”着生命的本真。而当诗人站出来“准确地判断”因这种“掠夺”而生的孤独时，人们却“都已远去”。

人们不愿意回头，因为对“掠夺”的对抗是更痛苦的事，而诗人必须持有回头的习惯，尽管“回头是危险的”，但依然

需要在“日沐月浴中认知/绝望和欲”，“直到你想起/用死亡证明些什么/生命会原形毕露/时间也昭然若示”(《对抗》)

“回头”(对生命出演的审视)确实是危险的，你几乎要拒绝整个人类普泛的生存状态而最终只能回到你自身，孤独便成了唯一的归所：在“世俗和寂寞的夹缝里”，诗人冷僻成一支“瘦削”而“幽蓝”的“箭”。

没有一种声音/和你交谈/透明的茶杯正悬落/一滴水/在几个人影的背后/阴郁像苍蝇样穿梭/几张嘴徒然开动/窗外的月已满弦/而你只是/一支瘦削的箭/在夜光里显得幽蓝(《箭》)

南嫫曾用这首诗的名字作为她第一部自选打印诗集的书名，可见诗人对此诗中“箭”的喻象指向的看重。而它也确实代表了诗人作为生命在场的逃亡者之突兀、冷峻而又超然的品质特征，在当代女诗人的作品中，这一特征是罕见而独在的。

5、我们已经提到“超然”这是南嫫诗性生命的又一魅力所在，逃亡不是消失，你仍然在场，因为在骨子里，对生命、生活的爱依然如火如荼。但这种爱必须是从自身出发，从自身血液的呼唤和真实的人格出发，超越社会设置的虚假的身份和虚假的游戏，扔掉时代和历史强加予你的文化衣着，从纯粹外部的人回到生活内在的奇迹。

在此刀耕火种/在此生根发芽/在此饮血挥汗/在此安营扎寨/土地是火做熟的/牲畜和后代是人养育的/锣鼓是大风撞响的/丰收是种子变来的/酒是喝给河流的/欢乐是

留给自己的(《欢乐山寨》)

假如不指明作者的性别,无论是细心的读者还是精明的批评家,恐怕都很难想到这是一首女诗人写的诗。题名《欢乐山寨》,坚实、爽净、豪气大韵。但这绝非“女扮男装”式地故作雄风,而是诗人南嫫内在心性的典型写照。对“此在”(生命出演)的逃亡是为了对“彼在”(生命本真)的追寻。

尽管现实中的“欢乐山寨”根本不存在,诗人却有权在心灵深处构建这处“伊甸”,以作为外部人生的参照。带着这支“参照”之烛光,你便有了一份洞明,一份神性的欢慰和超然的态势。正是这一态势,决定了南嫫在逃离生命角色意识的同时,也自然地消解了性别角色意识,无论在生命中还是在诗中,她都不是以一个女人或假装一个男人而出场的,她只是以她生命中最本真的一面出现。

通过“突兀”与“回顾”之审视,走向“超然”的逃离,重返对本然生命的热爱和敬畏,于是,在南嫫的一些诗中,我们又隐隐捉摸到几许“上升”的宗教感——这是必然的“上升”和“引渡”,一切真正的诗人都不会仅仅只是自己心灵的保姆,而终会成为人类精神的传教士:“在真实的黑暗深处/你绝望地述说并不愤怒/并不/悲伤和痛苦”,在《天为你打开哪扇门》的质疑之中,诗人最后的选择是“做桥吧/引渡岸上的人”!(《引渡》)

6、在对南嫫的诗性生命有了以上的认识之后,再回头认识她的诗性语言,就显得特别明晰和融洽了。“当作家的生命与作品的生命汇合在一处,消除了主体与客体之间、写作

的女性与被写的女性之间、阅读的女性与被读的女性之间的种种界线,生命才得到最充分的展现。”(埃莱娜·西苏《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》)

显然,在这种消解了“种种界线”的诗性话语中,一切矫饰的、虚浮的、涂有性别色彩和角色情调的东西都必须剥离干净。这种剥离是严峻的,对于那些生命原质中本就没有诗的诗人来讲,“剥离“(即剥离掉生命中非诗的部分)之后是完全的空无。而南嫫是生命原质中有诗的诗人,剥离之后是更加的纯正与真实、独立、超拔、坚实、非制作、非包装、非角色。

这是另一向度的展开:仅仅作为男性话语的诗性存在是不够的,仅仅作为女性话语的诗性存有更是不够的,在两个单向度展开的诗性生命之外,在超脱了生命角色同时也自然消解了性别角色意识之后,另一向度——可称之为第三向度的诗性生命空间令人神往!

由此形成南嫫诗性话语的硬朗、直接、冷凝、简隽,如同“不如瓦解的晶体”(南嫫语),不动声色而致深度震撼。“一支瘦削而幽蓝的箭”是南嫫诗风的典型喻象。冷漠到极点,又紧张到极点,把冰抓成火,冷冷地燃烧,把火抓成雪,静静地坠落,“我感到倾斜的风和/神经的张力/它们在空中面向深渊”!(《止步》)

经由第三代代表诗人们重铸和再造的叙述性语言,在南嫫的语感中得到本能的契合,并有一些特别的深入。在质朴、简约的叙述中,常常切入几个突兀幽深的意象,使语言的能指扩散增大,意旨埋得更深,既追求文本之外的后张力,又不

放弃文本进程中的适度投入,成为一种运载,而不是囊括,一种实现,而不是克制。这种独特的语感体验与其诗性生命的特殊立场和视觉十分契合。

角色意识的消解必然要求对语言的清理,一切矫饰、伪装、虚浮、涂有性别色彩和角色情调的东西都必须刷洗干净。

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态势“那姿态有多种危险的暗喻/闲置的空间和凝滞的火焰/它从不被更大的声音淹没/不被更大的形包容/它始终微笑 洁净 轻盈/令人想起纷飞的余烬/它只用这种方式完美/在万景中潜动/受封/该绿时绿 该红时红”(《一种姿态》)

南嫫的这段诗,为她独立的“语言态势”作了最准确生动的诠释:暗喻、反讽、潜动,出人意料的暗示力量,如“凝滞的火焰”;抓住瞬间的近乎原始的生命之自然流泄,“不企求永恒和无限”(南嫫语)即“不被更大的声音淹没”,且以晶体般精密和明澈的短小简隽为度,“不被更大的形包容”“它只用这种方式完美”,在为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都予以忽略的另一空间向度,“洁净轻盈”地微笑着“该绿时绿”,“该红时红”,最终达到一种自在自足的艺术品质。

7、当代中国新诗潮的历史价值,不仅在其宏大的进程和辉煌的成就,更在于它永不衰竭、不断超越的探索精神。对角色意识以及第三话语向度之命题的触及和提出,源自对诗人南嫫从文本到诗性生命的潜心研究。最初是从直觉上感到,南嫫的诗中,有一种不同于当代大部分女诗人的有特殊品质的生命意识,遂后逐渐探涉到“角色意识”这个重要的理

论认识上来。

出于天性，也出于对诗对文学真正的虔诚和敬畏，命运和诗神之手一开始就暗中将南嫫引向另一条诗歌历程。这条路远离角色的困扰和普泛话语的喧嚣，只是寂寂地向着生命本真深入，向着未知世界的边缘靠近，在这条路上，南嫫走得更沉着也很艰辛，至今也只是一种进入而远非深入。然而我们从她已有的文本中，已领略到了不少有别于他（她）人所能给予的、真实而深切的颤栗——即或不成熟，她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向度；无需作更多的比较，只是感到多一份独在的韵味。

受封于自然，听命于天性，不争、不躁，黯然前行。

当多数女诗人尚在那思考如何获得与男性诗人平等的话语态势，或充分利用自己的女性话语优势时，南嫫似乎并不反对作一根“肋骨”——说到底，她依然是个女人，一个超越了性别意识的女人。只是这根“肋骨”已不再是从属于男人世界或女人世界，而是成为上帝身上的一根隐隐作痛的肋骨了。

“呵你，渴望空气的孩子
我伸出人类的手
助你逃亡”（《夏季走向》）

余音如晚钟迴荡——这是北方冬日晴好的黄昏，写完这些可爱的文字，走出南嫫营造的诗性语境，蓦然发现，窗外光裸的枯树上，悠悠间长出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奇异的果实：无核、无肉、如水晶般透明而凝重。然后开始坠落，丰满而沉着

地坠落,直至枯树仍然复于光裸。而渐渐暗下去的薄暮里,复有了一种神性的宁静,使人舒心止笔,安坐如石……

1993 年 12 月 23 日 西安

我的 80 年代

对西安短浅的现代诗的“历史”而言，今天仍然年轻的南嫫已算是“资深诗人”了。而对她说来，青春——她的诗的 80 年代，是用来玩的，稍讲功利者决不主张“玩在 80 年代”，在那“诗的峥嵘岁月”里，多么轻易地就可以取得诗人的“名分”，尤其是对女诗人而言。

——伊 沙

确实，南嫫是个冷静的“杀手”，有时相当刻骨，她既用谈天式的写法，又采用玄学的写法，以不同的姿态为她认为“没有主流”的诗坛，注入了新的色彩和活力。

——刘 翔

目 录

逃离角色或第三向度(代序)	沈 奇
---------------	-----

我的 80 年代

答	(1)
去 了	(2)
圆明园	(3)
五月回信	(4)
想象相逢	(5)
在异乡	(7)
生 日	(9)
海 盗	(10)
谣 曲	(11)
水 兵	(13)
总有一种悲凉压在心底	(15)
朋 友	(16)
往 事	(19)
画一件冬天的棉衣	(21)
沉默时刻	(23)
一段音乐	(24)
我已等待很久	(26)
误入城池	(27)
爱 情	(29)

目录

布 景	(30)
今 夜	(31)
对 抗	(32)
太白的月亮	(33)
干河道	(34)
独 自	(36)
一节心理学课	(38)
造型的意义	(40)
构思晚餐	(42)
音乐会	(43)
兔子诗人	(44)
在世俗和寂寞的夹缝里	(45)

我的 90 年代

等 待	(48)
止 步	(49)
色 盲	(50)
一种姿态	(51)
数 数	(52)
天为你打开哪扇门	(54)
快乐山寨	(56)
引狼入室	(57)
掠 夺	(58)
美丽女人	(60)
一匹马	(61)
因为下雨	(62)